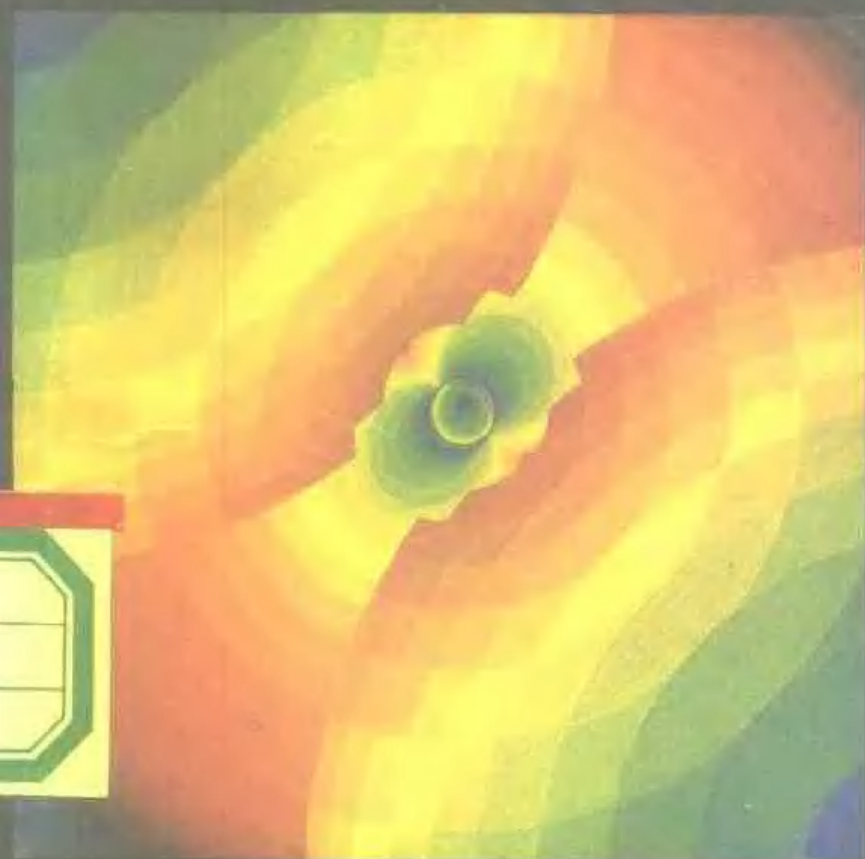


面向世界丛书

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 马克思主义”

李青宜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2 020 8185 2

面向世界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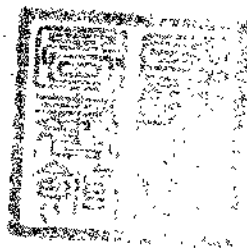
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 马克思主义”

李青宜 著

（此处有模糊文字，疑似“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沈阳



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Aerdusa! Yu Jiegouzhuyl Makeshzhuy!

李青宜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63,000 开本: 787×960 $\frac{1}{16}$ 印张: 10 $\frac{1}{4}$ 插页: 2

印数: 23,501—43,5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永富

插图: 杨丽珠

封面设计: 李国盛

责任校对: 陈文本

ISBN 7-205-00179-X / C·23

统一书号: 3090·835 定价: 2.30元

编 者 的 话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整个世界正面临新的挑战。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推动着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而且全面地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信息量剧增，先进传播方式之快，使地球日益“变小”；新情况、新问题、新思潮不断涌现；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以及多学科的研究层出不穷。

把握时代的脉搏，做到思想、知识与时代同步，是我们伟大祖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迫切需要。《面向世界》丛书正是为此而向我们打开的一个世界的“窗口”。它将向我们展示国外经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人文科学，以及各种新兴学科的最新成果；它将向我们反映国外社会发展的新动向和新思想；它将向我们介绍当代最新的科技成就和与社会发展密切相

100.57
关的自然科学。

《面向世界》是一套综合性的大型系列丛书。这些不同学科和专题的著作，都是作者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或国外的实地考察为根据，经过深入的研究，以严肃的生动的阐述方式撰写而成。每本书10—15万字。在今后几年内，《面向世界》丛书将分批地、不断地把世界的最新信息传送给读者。

《面向世界》丛书由于具有丰富的世界新知识的特点，它将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更新知识、启发思维。它是编者奉献给参与决策和改革实践的各级干部、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大专院校学生，以及广大青年读者的世界知识文库，也是当前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改革的一套参考教材。

《面向世界》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于北京

序

世界正在急剧地发生变化。古希腊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一切皆流。如果说这句话在遥远的古代是一种真知灼见，那么它就更适用于当代。与过去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当代世界在各方面都以空前的高速度和更紧张的节奏迅猛前进。变革的浪潮势不可当。科学技术革命充当了这次行将到来的巨大变革的先导，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人们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以至思想观念，都将在这次变革面前经受考验，或者是随着变化了的情况面演变，或者是由于不能适应于新情况而崩溃，让位于新事物。一句话，我们的时代是世界历史上的新时期的降生和向新世界过渡的时代，我们应该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而感到庆幸。

这个处于大变动中的世界，既向我们提出了

挑战，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巨大的机会。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实现不了现代化，也建不成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的。我们要振兴中华，不自甘落后，就必须迎头赶上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洪流，批判地吸收国外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应用于我国的具体实际，以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自然需要面向世界，首先是如实地了解当代世界，及时地把握发展的趋势，认真地研究当前出现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现点作出新的解释和回答，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我们有正确的思想，就有了面向世界的勇气和信心，而不致在各种新思潮面前迷失方向。

辽宁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这套《面向世界》丛书是一件大好事，它将有助于广大读者扩大视野，了解世界新形势，更新知识，思考问题。在《丛书》出版之际，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汝 信

一九八五年八月于北京

前 言

路

易·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是当代法国最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一，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又是风靡于欧、美地区的所谓“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哲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阿尔都塞的政治生涯是与当代法国的历史环境相联系的。

阿尔都塞，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附近的一个小镇比曼德利 (Birmandreïs)，他的父亲是一家银行的经理。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〇年，他在阿尔及尔接受初等教育，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他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接受中等教育，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他在法国中部城市里昂的帕尔卡 (Parc) 公立中学准备进入法国最高学府——巴

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会考。在这期间，他于一九三七年在该校参加过天主教青年运动和青年学生中的基督教组织。一九三九年七月，他通过会考进入了高等师范学校的文学院，就在这一年，德国法西斯开始入侵法国，阿尔都塞应征入伍，随军驻守布列塔尼半岛。一九四〇年六月，他在瓦纳斯（Vannes）不幸被德军俘虏，在德军战俘集中营里他整整被监禁了五年，直到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才被释放。长期的战俘生活使他的肉体受到很大的摧残，神经受到很大刺激，他后来多次出现的精神失常状况与他的这段历史不无关系。

同时，正如阿尔都塞本人所说：“我对政治产生热情，是革命的本能、理智、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战争和多年被囚禁的生活，使我与工人、农民有了密切的接触，使我结识了不少的共产主义战士”^①。正是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阿尔都塞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并接触了法国共产党，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后不久，即在一九四八年，他加入法国共产党。

^① 阿尔都塞：《哲学是革命的武器》，参见阿尔都塞论文集《立场》一书，法国社会出版社1976年版，第35—36页。

战争结束后，他返回巴黎，重新进入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哲学。在著名哲学家加斯东·白歇拉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黑格尔哲学中内容的观念》的博士论文，同一年他成为该校哲学教师。从此，阿尔都塞一直在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任教，并成为很有名望的教授和理论家，直到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因精神病严重发作，掐死其妻子埃莱娜·阿尔都塞而被送往巴黎的一家精神病院监护就医。现在他虽已出院，但由于身体很糟糕，尚不能工作。

提起阿尔都塞那次不幸的个人悲剧，我不由得联想起一件往事。

一九八〇年，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法国进修法国现代哲学，并让我自己联系一个适合于本身学术研究的单位。当时我为了了解和研究阿尔都塞的哲学思想和有关“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哲学流派，我就给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执教的阿尔都塞去了一封信。不到一个月，就接到阿尔都塞代表校方亲自签署的同意接收我去高等师范学校进修的信件。他在信中表达了对来自中国人民的学者的关心与欢迎。这可能同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一向怀有友好感情有关。

十分遗憾的是，这封信竟然成了我同他之间的唯一的一次联系，我后来一直也未能见到这位哲学家本人。原因是正当我办理去法国手续和整

装待发时，事情发生了可悲的变化。该年十二月，我从法文有关报刊上看到他出现上述悲剧的消息。这一消息引起人们很大的震动，因为阿尔都塞是闻名于法国和世界的学者。早在一九六五年，阿尔都塞就发表了《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两部著作，既向当时国际上流行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宣了战，又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解释。阿尔都塞因此而一举成名。当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英国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把他当作“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介绍给公众以后，他就成了法国及国际理论界广泛注意和热烈争论的人物。当时可谓阿尔都塞理论上的“黄金时代”。而这一次，当人们的目光又一次转向他的时候，他却是以个人及家庭的不幸这一悲剧性的面貌出现的。

阿尔都塞所出现的个人悲剧，当然也使我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进修一事受阻。当我重新联系了法国的有关学术单位准备去法国时，我并没有改变我的研究计划，不仅想继续了解阿尔都塞的哲学思想，而且还想具体地了解一下他的个人悲剧对他的学术地位有无影响。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到达巴黎后，首先感到，一年前阿尔都塞因个人悲剧而暂时离开学术

舞台这件事并没有怎么损害与影响他的学术地位。自那以后，他的理论著作在法国、在其他西方国家仍有很大的影响。在巴黎的各大书店和图书馆里，人们依然能够看到他的有关著作和他曾领导编辑出版的各种理论丛书、专著；研究他思想的法、英、德、意、西等文种的论文集与著作，如《论阿尔都塞的思想》、《阿尔都塞与人道主义派的论战》、《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围绕阿尔都塞》、《反对阿尔都塞》、《阿尔都塞同削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作斗争》等等，并列在“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栏书架上，阿尔都塞的主要著作被一版再版。专程从其他国家来巴黎研究阿尔都塞思想的学生与学者，以他的著作为哲学课内容或学术讨论会主题，以他的某一论文或论点作为博士论文的题材，在巴黎的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并不罕见。

这里仅举一个笔者亲眼目睹的事例，来说明阿尔都塞的理论著作在他发生个人悲剧后在西方及拉美地区仍具有的吸引力。

那是在一九八一年十月底，也正好是阿尔都塞出事一年后，笔者在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听阿尔都塞以前的学生、《读〈资本论〉》一书的合作者、法国另一位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著称的知

名哲学家E·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讲课时，遇见了同来听课的来自墨西哥的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这位妇女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的样子，法语水平并不高，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她竟然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来上课，听课时就让孩子在走廊中的长椅上坐着等她。在后来的接触中，了解到她到法国来是想专门研究阿尔都塞的理论的，因为无法再听到他本人讲课，只得投奔E·巴里巴尔门下。

这位女子原来出身于下层人家，读大学时结识了一位出身高级职员家庭的男同学。年轻人的感情使他们暂时打破门第观念而结合在一起，并生有一男一女，维持了一个家庭达十多年之久。但出身贵贱之区分，终究没有被遗忘，她的丈夫终于无情地抛弃了她。更加不合理的是，她的丈夫的家庭竟然利用金钱力量使“公正的”法律得出了不公正的判决，其结果是将两个年幼的孩子判给她，而男方又不负担任何抚养费。

命运就这样无情地捉弄了这位弱女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先是出没于教堂，向“仁慈的”上帝祈祷，希望它能大发慈悲，解脱她的痛苦。当她最终明白上帝的虚无后，就开始把自己的目光转向社会学。当时，正值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很时兴，于是她很快

就成为阿尔都塞思想的信奉者。

那么又是什么力量支配这位弱女子远渡重洋，来到巴黎研究阿尔都塞的思想呢？据她自己说，除了她已厌倦原来的生活环境外，就是因为她赞赏阿尔都塞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这一思想和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结合起来所作的结构主义分析。她认为她不喜欢西方其他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极力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为他们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服务的，而另一些人是在按苏联哲学家的调子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而苏联哲学家基本上还是在重复所谓“斯大林主义”的调子。“斯大林主义”在她看来就意味着“极权主义”，所以她不喜欢。

当然，这位来自拉美的中年妇女的观点不尽正确。尤其是她对斯大林的看法带有某种偏见，这种偏见的产生是与她生活环境、个人遭遇与资产阶级的宣传有一定关系的。值得赞许的一点是，她能看到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的虚伪，看到当时在西方流行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危害。至于她对阿尔都塞理论的推崇也并不能作为阿尔都塞的理论是一种正确的革命理论的佐证，而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八十年代初，阿尔

都塞的理论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退，我们仍有研究的必要。

前面讲到，早在六、七十年代，阿尔都塞及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欧、美等地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产生这一影响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概括地说，在六十年代中期，当阿尔都塞在法国理论界崭露头角时，正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法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广泛蔓延的时候，也正是西方结构主义这一哲学思潮兴起并逐步取代战后在法国及西欧盛行的存在主义这一哲学思潮的时候。阿尔都塞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认为这是一股削弱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用的危险倾向，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时，他也不完全赞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表述，特别是所谓“斯大林主义的”解释，于是他就沿用了结构主义观点与方法来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对马克思的思想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取代了当时在法国流行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同包括“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整个“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直接对立。他一反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

家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人道主义化和存在主义化的倾向，强调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彻底决裂、与理论人道主义的彻底决裂，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因而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独树一帜。

阿尔都塞自一九五九年发表了《孟德斯鸠：政治和历史》之后，先后发表了《矛盾与多元决定》（一九六二年）、《保卫马克思》（一九六五年）、《读〈资本论〉》（一九六五年，与E·巴里巴尔合著）、《列宁和哲学》（一九六八年）、《回答J.列维》（一九七二年）、《自我批评论文集》（一九七二年）、《立场》（一九七五年）、《党内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一九七八年）等。其中以《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影响最大，这两部著作后来曾再版多次，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这些著作的发表，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阿尔都塞不仅在法国国内形成了自己的学派，而且在国外也引起强烈反响。法国及国际评论界普遍认为他运用了结构主义方法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认为他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哲学，其主导思想是用科学来反对意识形态，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阿尔都塞称之为“关于

‘社会结构’的历史科学^①”)来反对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人道主义。为此，阿尔都塞提出了一种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方法，叫“依据症候阅读法”，就是说要从马克思著作中白纸黑字间所没有明说出来的地方去领会其内在的真正含义，通过一种称之为构成每一种理论的灵魂的“理论框架”去真正领会马克思著作的真谛；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与成年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一个科学与意识形态在认识论上的决裂，前者属于“理论人道主义”，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后者属于“理论反人道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

对于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方法来解释和探讨马克思主义，法国及国际评论界赞扬与批判声纷至沓来，毁誉参半。赞扬者认为阿尔都塞把大家从官方注释者的乏味的重复中解放出来，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力，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闯出一条新路”；批评者认为阿尔都塞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日益精巧地伪造马克思主义”。而阿尔都塞本人从未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他在后来的著作中，特

^①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英文版序言《致我的英语读者》，伦敦，1977年版。